

1、冬天已過（吳老牧師）

吳老牧師（Hans R. Waldvogel）

「我良人對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歌二：10~13）。

當我們一再地看見人們因去接觸耶穌，並靠近祂，每件事就有了改變時，不得不驚奇，在他們天然人中剛硬之處，溶化了。「冬天已往」，冰不見了，地上已不再結霜。本來因為冬天，地面堅硬如岩石，現在已在祂愛的陽光下變柔軟了。

那個原來驕傲自大的人，現在像小羊一樣謙卑。那個曾經非常屬世而且老是蔑視別人的婦人，現在變成一個聖徒。她變成你所見過的人中最可愛甜蜜的；她成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冬天已往」，因這位王可以在人心裏行祂旨意。祂藉著聖靈改變人的心。哦！這位全能的神可以在那些全然交托給祂的人中做何等奇妙的改變！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些改變必須做成，因為這關乎主的再來。祂來是為了什麼？祂是為了了一個婚禮而來，祂來是呼召祂所親愛的回家。祂將對全地，對這世界，對富有的和貧窮的人，對君王和卑賤的人並所有祂為之捨命的人宣告，不單對這地上的人，也「憑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參弗三：10），在新婦裏面反映出新郎的榮美。

神為祂的教會，為那些愛耶穌的人所選擇的是何等美麗的圖畫——就是新郎和新婦。這不是一幅奇妙的圖畫嗎？耶穌真的是你心靈的主人嗎？這位主人真是基督嗎？你想你真能單以祂為滿足嗎？你能嗎？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只有耶穌，你會快樂嗎？——就是說假如從你身上拿去所有的，沒有什麼東西和人被留下為你，而你只有耶穌。

那被耶穌釘痕之手改變和變化過的人是何等美麗！何等榮耀！然而在世人的眼中卻不是這樣，絕不是！因祂在世人眼中也不是美麗的。祂無佳形美貌使世人羨慕祂，所以祂的新婦也無美容使世人可以察覺。

但在這樣的靈魂裏有奇妙的花朵出現：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是一個新造的人。他的心好像個關鎖的園，封閉的泉源。這心是為耶穌基督裝飾整齊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聖靈大能地來到，在我們裏面做工時，就會有這些改變。因此，在你生活中就沒有一個時刻，耶穌那愛的陽光不使你溫暖的或沒有抓住你全人的，你的心也會聽見耶穌的聲音，行走在祂聖潔的同在中。

當一個人能觸摸到耶穌是何等快樂！是何等的權利！大衛曾說，「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這人便為有福。」（詩六十五：4） 神樂意揀選每一個人，但是除非你已經選擇踏出某些步驟，這些步驟是多數人不會選擇的，就是順服、信心，然後你就會被揀選。「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約十四：23）

所以 神對我們說：「我所親愛的啊，要出來，要出來，不是等到號筒響而是現在，

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跟隨耶穌！ 神的呼召非常強烈、絕對地發出。你已經可以看見在 神百姓中間的不同改變。你會看見有些人被耶穌愛的光所溶化，有些卻硬著心不敬畏 神。這些日子中你會十分清楚地看見。

這是出來的時候了，冬天已結束了，雨也止住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歌唱鳴叫的時候到了。然而你是什麼鳥兒呢？你是烏鴉或是斑鳩，其間差別很大！啊！鳥兒歌唱的時候已到！讚美 神的聲音從那些愛祂並順服祂的人心中湧出。你的心弦也被調整來讚美這位王。

問題是 神已經能在你身上做什麼了嗎？ 神已經能在你心中做多少呢？你的心是否仍是結凍的、剛硬的？地上仍結滿了霜嗎？你的生命樹是否仍不結果子或者已長出綠色的無花果來？你的心是否是主的園子，其中有隱密的泉源，湧流出活水的江河，在那裡百花齊放，斑鳩鳴叫的聲音也叫人聽見，百鳥歌唱的時候來到了。

2、耶穌的一個觸摸（威廉·尼德翰）

基督只要求我們伸出手來、觸摸祂外袍的邊緣

眼前這位女士正陷在全然絕望的光景中。十二年來她所嘗試的方法沒有一個見效。儘管看過所有的醫生、試過各種的藥方，她的疾病依舊。這病是如此地痛苦和羞恥，迫使她離群索居。生活似乎看不到一點的希望。

不遠處有另一位女士——其實是一位小女孩——十二年來過著與前面這位女士迥然不同的生活。她生來健康、與大部分的孩子一樣、享受歡樂的童年。但是疾病突然來襲，病勢急轉直下、顯然是無法可治了。

這兩位女士，都在醫療不發達的時代被疾病所打擊。就在那之後，她們遇見了耶穌。

等待的民眾

我們很熟悉這個故事。耶穌剛從格拉森服事回來。在那裏耶穌從一個向來在加利利海邊流浪的男人身上趕出污鬼。但那裏的人們因為懼怕耶穌所行的，便要求祂離開。

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回拿撒勒，歡迎的群眾正在等著祂。群眾之中有一位名叫睚魯、是管會堂的、他來仆倒在耶穌腳前，懇求耶穌到他家中去。

「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請您到舍下來，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癒，得以活過來」（馬可福音五章二十三節）。這個小女孩才十二歲，是他的獨生女兒、是他生命中的亮光與喜樂。

耶穌充滿憐憫的聽他說話之後同意與他同去。大批群眾四面推擠著跟隨祂走，耶穌忽然間停了下來。祂轉過身來，問道「誰觸摸到我的衣裳？」

多麼愚蠢的問題！處在推擠蜂擁的群眾中間，為何在乎誰碰了摸了你的衣服？

奇怪的是、那些靠近耶穌的人都否認他們摸了耶穌的衣裳。也許耶穌的聲調或眼神透露出一些訊息，使他們瞭解到耶穌並非指著一個不經意的碰觸。

耶穌繼續尋找那觸摸祂衣服的人，彼得站在他旁邊有些驚訝地問道：「主啊，眾人正在擁擠著。」（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節）耶穌回答：「一定有人摸我，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四十六節）

終於，這位多年被血漏所折磨的女士走到前面來。也許耶穌直視著她的眼睛，而耶穌所作的使她感受到祂對她的憐憫，她戰兢地走過來，仆倒在耶穌腳前，啜泣著道出她的故事。

耶穌完全地瞭解這一切，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四十八節）祂了解她的痛苦、她絕望的光景、她直覺到耶穌是她身體得痊癒最後的希望。她是鼓起最大的勇氣——從最深絕望中生出來的勇氣——伸出她手來觸摸耶穌的。她

不敢直接走到耶穌面前求幫助，但是根據她的推論，只要她觸摸到耶穌的外衣袍子，就足夠她得痊癒了。

伸出手來

是的，這就足夠了。同樣地，對於今天向耶穌伸出求救之手的我們而言，這就足夠了。雖然只是出於信心那輕輕的一觸，可以帶來醫治。我們不必要具備對耶穌完全的認識，但我們卻一定要有那渴望碰觸到耶穌的單一心志，相信祂擁有那醫治及扭轉生命的力量。不用作太多事，只需我們將信心的膀臂伸出來，觸摸到耶穌。

有些人不敢正視耶穌，或許認為自己不夠好、問題太大，耶穌無法處理、或者難以得著赦免，但就如前面的女士一樣，她們也可能願意觸摸耶穌外袍的邊緣。

他們必須要謙卑地往下看且跪下。耶穌並不要求強烈的情感表現或莊嚴偉大的信心宣告——只要對祂有一點信心的萌發，無論這信心是多麼膽怯或短暫，這信心的一觸，可以帶來醫治、恢復以及新的生命。

超越人類的力量

但是耶穌的路程尚未結束。當祂和這位女士說話時，有報信的人從睚魯家中跑來，說道：「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勞動先生呢？」(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節)

這位報信者假定，縱使耶穌具有一些醫治的能力，但在死亡面前，肯定連祂也無法作些什麼。死亡是超越人力所能掌控的，只有神才能掌管。

當睚魯聽到這個壞消息，他當時一定是絕望地痛哭失聲，任何一位愛子女的父親都會這樣做。他惟一的女兒死了，現在沒有希望了。

但是睚魯不夠認識耶穌。「不要害怕，只要信。(她必會痊癒的)」耶穌這樣告訴他(路加福音八章五十節)。

這些話在睚魯聽起來是多麼不可置信！他的女兒都已經死了，怎麼可能還痊癒起來、回復健康呢？

他跟隨耶穌

當一切看似沒有希望之時，仍舊是有希望的。睚魯跟隨著耶穌門徒及群眾往家裡走。他很茫然，現在還能作什麼呢？

到家了，耶穌、睚魯和他太太，與彼得、雅各、約翰一同進去看這位女孩。群眾在外等待、許多人為她哀哭捶胸。進屋前、耶穌轉身對他們說：「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五十二節)

這是多麼可笑的話！這女孩當然是死了，耶穌在跟他們開什麼玩笑？有些人暗自嘲笑著。

在屋裡，耶穌伸出手來，拉起這個女孩子，說：「孩子，起來罷！」(五十四節)果然，她坐起來了，還往四周觀看，可能在思想她身在何處？這些陌生人是誰？

在生活了同樣的十二年之後，如今這兩位女士被同樣的力量觸摸，是來自 神無法抗拒的力量。第一位女士在這些年間絕望日增，另一位則生活充滿盼望、預期美好的將來，但這樣平順的生活忽然被打斷了。

有時我們必須自己伸手觸摸耶穌，有時我們必須放下自己、讓耶穌觸摸我們。這位在群眾中的女士，被自己的絕望所驅使而伸出手來，她這樣作就得了醫治。

人的盡頭

我們可能已經到了人的盡頭，沒有希望，期待著耶穌或許可以作些改變。當我們伸出信心的手觸摸耶穌時，我們便可得著醫治。怎麼知道的呢？因為這是耶穌的應許，祂總是持守祂的應許的。

有時我們不能作什麼，甚至似乎連向耶穌伸手都不能；或我們像睚魯一樣，強烈地渴望要幫助別人，此時我們必須願意等待耶穌，來到我們這裡，觸摸並施行醫治的工作。

信心的尋求

如果我們像睚魯，是個代禱者，為著別人的需要而尋求 神的幫助。讓我們在信心裡尋求，縱使希望似乎破滅了。非常可能由於我們的信心，才使得耶穌的觸摸大有功效。讓我們對耶穌和祂的能力有信心，懷著這樣的信心持續地禱告、盼望、並行事。

我們不須要相信全部神學家或傳道人所寫、所說關於耶穌的事。也不須要瞭解聖經中所有的教條。基督要求我們的只是摸祂的衣裳邊緣，願意將我們的生命向祂有一些些的敞開，並且讓祂替我們作那些我們所不能替自己作的事。

讓我們觸摸耶穌，或讓祂觸摸我們——我們必定得著痊癒！

3、若我只有一年可活（陶恕）

陶恕（A.W. Tozer）

這篇信息是藉由一位 C&MA 最有名的作家於一九三八年首次發表，文中對於戰雲和日期等豫言是特別向著那個時代的學生說的，然而這些信息仍如陶恕博士他自己一樣，是沒有時間限制的，陶恕博士未能達到他在本文最後所提的「成熟老年」，即以六十六歲的年齡過世，當時他正活躍牧會，擔任許多大會的講員以及「宣道會見證人」的編輯。

摩西曾如此禱告：「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今天，假設那前半段的禱告已在我身上應驗，若我已知自己僅有一年的時間可活，我的日子僅剩三百六十五天，不再有多餘的，在過完這數字後，我屬世的年日便肯定要以驚人的方式終止，迎面而來的僅有死亡。我將如何行以尋求那後半段禱告的答案呢？若我撫心自問，這「智慧」將指示我在這餘下的光陰中當如何行事呢？

首先使我醒覺過來的，是我應當先為那些已明白的事擬出實踐的計劃。當我因著前面仍有漫長年日可期待時，我刻意忽略這些事，然而當期待突減為短短一年時，這些事相形之下成了何等的要事，我所指的是聖經裏的基要真理。當我思想死亡正逐步臨近時，很明顯的，我對任何與此無關的事便不再感到興趣，神學的奧秘、基督教深奧的哲學論說也已不再影響我。

當有人請教馬克吐溫如何看待聖經中那些他所不明白事物時，這位幽默大師以慣有的風趣回答：「聖經裏使我最感不安的，常是那些我所明白的教導。」因此我確信不應被那些使弟兄產生紛爭的微小差異而困擾：無論是喀爾文主義，教會政體，或如何分辨獸與假先知等等，我應只為那些未能警覺光陰的流逝，卻每日辯論神學瑣事以致心思混亂的饒舌聖徒感到難過。然而對一位僅有數年可活的人來說，智慧是什麼呢？下面正是會影響我的事。

真實的事

如果我是一個罪人，我將停止曖昧的期盼——事情會不知怎麼地就都變好，我會腳踏實地的面對現實，我將停止休息直到我在一些重要事情上得著確據，我希望知道我的罪已蒙赦免，已能越過死亡進入永生，並且耶穌基督是我個人的救主。為得著如此確據，我要放下害羞的面子，大膽地來到祂的面前，將自己仆倒在祂腳前並且拒絕走開。

在聚會中我不願再站立著，或容許自己被那傳統宗教的美好形象給限制住，我的靈魂已是命在旦夕，可經不起禱告時還得一隻眼睛顧著自己的禮儀，因此我要奮力地尋求來得著 神的國，若有好心的人被我的大膽給驚嚇到，試著要阻止我，我將想起瞎子巴底買的故事，要更大聲地哭喊，耶穌啊，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這時若是有任何緊張兮兮的時代論者興沖沖地來提醒我，說我搞錯了年代，我會不太客氣地把他推到一旁，繼續呼喊乞求恩典，直到我得著了答案：「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接下來我要將這餘剩的一年獻給 神，過往那些彎曲失喪的年日將警誡我，要讓這未來的一年成為蒙 神祝福的得勝。

並且我要將這被贖回的生命也歸給祂，一個生命，一年的時間，有主在我以上，有這個貧窮的世界在我周圍——無人能預言這結果將是何等蒙福。當 神將祂榮耀賜給一個衰敗生命時，甚至是他已多年落在無用光景之中，你將感到無比驚訝。參孫在死前能再爬起達到信心的頂峰，以致他能在最後的一擊中，擊殺了比他畢生所殺還多的敵人，這是 神何等的恩典！

身為基督徒，對有限年日所感到的驚訝應該不是那麼大，因為我們都已被教導要盼望基督隨時的再臨，然而類似的教導與每當歐洲和巴勒斯坦有任何轉變時都會聽見的重複提醒：「看哪，祂從曠野上來，看哪，祂在密室之內」，使大多數人的心靈變得混沌，並且不再感受到急迫感，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教義仍被忠實地傳講著，然而那期待的氣息卻已喪失。

無論如何，仍有一些事是我期待完成的。有些事常常困擾神百姓的腳步，我們時常為這些事軟弱地說抱歉，我要一次並永遠地悔改，並讓這悔改堅固不移。其中一件事就是不信，我無疑地在別人和自己身上都見過這件事，不信的心是這樣普遍，以致於我們常常未能察覺它的存在。病痛時我們幾乎先找遍了一切幫助才會來到 神面前，在逆境中我們很容易就軟弱放棄，在危險中我們籌畫又籌畫，好像 神根本不存在一樣。我不要這僅有的一年仍被這樣的事給纏累著，因此我要試著與神同行，更多讀聖經，更多培養信靠的心，並要在信心上更大膽。

其他的屬世行為

另一個我要嘗試逃避的害蟲就是屬世的事，若不是屬世的行為，也是屬世的態度。古老基督徒用一個字來總括一位真實信徒的內在看見，他們稱它作「其他屬世的事」，然而這類老舊的敬虔在今天似乎已不再受歡迎了。

我們被設想是應當要跟著時代走，並且人們忠告我們「在讀聖經的同時也要多讀報紙，好看見預言的成就」，這話聽起來很敬虔，卻使這千禧年前的世代成為屬世的一代，我們從他們心中所能找著的除了微弱的宗教嗜好外，就是各類新聞的評論。

不是放棄舞廳和電影院就能達到分別為聖歸給 神，真實的分別為聖是持續地保有奉獻的心志，若我僅有一年可活，我要嘗試每一天都享受這樣的心志。

接著我也要檢視使用金錢的方式，我要為一切所得所擁有的東西禱告，運用在信仰的關懷上，金錢在行善上有如此大的力量，因此我要為神國的緣故善用每一分錢，我很清楚如果我願意的話，其實可以花更少的錢，並且可以將所存的錢奉獻給許多宣揚福音以及除去人們重擔的需要。

常常修正自己的話語將是另一件對我有益的事。回想我曾多少次因著敗壞的話語會對其他善良人產生的影響而困擾不已，我要解決這個問題，好使我口中不再說出污穢的話。人很容易在這件事上變得漫不經心——甚至傳道人或宣教士也不例外，因此我要與我的舌頭立約，並信靠 神將幫助我守住這約。

因著邪惡的話語是從邪惡的心思而來，我要試著從問題的根源來解決，人的心可以變成一個糞坑，以至於滋生各類惹人厭的東西：忌妒、怨恨、邪情、猜忌，和數以百計其他的幼蟲正等待要長成罪行。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忠告在這裏也將幫助我：「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再來就是閒言閒語。一般人的觀念認定閒言閒語是婦女的弱點，然而凡是誠實的男士都要承認這也是全世界男人的問題，許多無辜的人因著毒害的閒言而斷送了他們的服事。某些人雖無意害人，卻在壓不住談論的衝動下仍舊造成傷害，有時傷害是無可彌補的。

若我僅有短暫時光可活，我禁不起浪費在猜忌別人生活之上，衛斯理將惡毒的談話定義為「對任何人批評性話語的不必要複誦」，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有一個墓地，在那兒他們將任何可能影響神兒女的謠言給埋葬掉，這些謠言通常是經過誇大與活化的，他們大膽地來去自如好像理所當然一樣，並且他們開始作那摧毀人名譽的不聖潔工作，他們需要在頭頂被大聲地敲一敲，並被埋葬在那座未記名的墳場六尺深的地裏，永遠地被遺忘。

讚美的祭

接下來我想被感恩所充滿，我要為不知感恩而悔改，並要回想我一切所蒙受應該感謝的祝福，我將對神充滿感謝，並且不會忘了要向人獻上謝意，也許我曾被惡待過幾次，然而多數人待我的恩慈與體貼常是我所不配得的。有那麼多的人，無論是現在還在或已過世的，我真是欠了他們感情上的債，就算是一整年也無法還清對神和對他們的感謝。

並且雖然她曾犯過許多錯誤，我仍不會忘卻要向我的國家獻上感謝，我感謝她給我的自由——政治上以及罕見的良知上的自由，使我能敬拜神且在沒有阻礙下看見這光。

當我們談論起神的恩典總好像沒法停下來，我餘生的日子將充滿歡喜，願神收納我的奉獻。

4、從錫安直到地極（歌登·賈德納）

歌登·賈德納（Gordon P. Gardiner）

第二十七章 錫安信心家庭及其傳道人

幾乎所有出自錫安城的教會，又進入五旬節運動的人，都離開錫安城，在別的城市或地區，甚至到世界各地去服事了；但 神帶領一小群人留在錫安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組成大家所知道的「信心家庭」的那群傳道人。這包括尤金·布魯克（Eugene Brooks）長老夫婦、喬治·密歇爾（George A. Mitchell）夫婦、亨利·羅炳森（Henry W. Robinson）夫婦、華興頓·翟（H. Worthington Judd）夫婦、以及史蒂拉·雷格（Stella Leggett）小姐。他們被認為是明亮燦爛的一群傳道人，他們中除了史蒂拉小姐外，都是錫安城陶威博士手下傑出的同工，在五旬節運動中也極有影響力。

一九一〇年三月，布魯克長老夫婦從加拿大的多倫多來到錫安城，負責主持主帶領他們開始的一個信心家庭。無論是誰，只要有屬靈上的需要，都可以來得著屬靈的幫助，而且不限制住在這裡的時間長短。

布魯克長老生於維吉尼亞州，他還是個男孩時就感覺主呼召他來服事祂；但直到他二十九歲時，才在基督徒教會（基督的門徒）進入事奉。在那之後十二年裡，他在美國好幾個地方牧養教會，事奉績效顯著。但同時他的健康崩潰了，甚至瀕臨死亡。就在那時，他被引到陶威博士在芝加哥的事工那裡， 神奇妙地醫治了他。他成為錫安城的傳道人，並被差往錫安城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的聚會，負責該事工。他在那裡的事工一如往常，極蒙 神賜福。

就是在維多利亞服事時，他在陶威博士發行的週刊《醫治葉》（The Leaves of Healing）裡，讀到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來的撒拉·雷格（Sara M. Leggett）奇妙得醫治的見證。後來他們彼此認識，並於一九〇〇年結婚。以後他們一道服事，先在維多利亞，然後是多倫多。

後來查理·巴罕（Charles Parham）來訪問多倫多，並帶領聚會來幫助他們；結果他們信服了五旬節運動是出於 神的。不知為什麼，巴罕先生推薦錫安城傳道人亨利·羅炳森（Henry W. Robinson）夫婦，來接管布魯克夫婦所服事的教會；他們已經在錫安城接受了五旬節信息。一九〇七年，布魯克夫婦將教會交給羅炳森夫婦。

一九〇二年，布魯克夫婦曾在訪問錫安城時認識了羅炳森夫婦（那時尚未結婚），三年後他們結了婚，一起進入全職事奉。當五旬節信息來到錫安時，他們很快就被帶領進入其中。

溫瑪莎·羅炳森是愛荷華州人，十二歲時在衛理公會得救；但年輕時離開主，幾乎失去信仰了。就在一連串複雜的疾病使她瀕臨死亡之際，她從《醫治葉》領受了神聖醫治的信息。經過殷勤尋求主之後，她得著完全的醫治。她很快開始事奉主，後來也被陶威博士按立進入事奉中。一九〇二年她搬到剛建立起來的錫安城，在那裡她遇見亨利·羅炳森，亨利很快就開始追求她。

羅炳森先生的父母都是英國人，七年前他在多倫多的衛理公會聚會中「甘甜而有

能力地悔改歸向主。」「他立即開始事奉主，常常放下世俗工作，在主的葡萄園服事，幫助牧師們，也常自己帶領聚會。他很明顯地蒙主賜福、被主使用。他還在世上工作時，就將主的事工擺在首位。」

後來他聽說了錫安城的事，也接受了其教訓，於一九〇一年搬到錫安城。他在那裡「投入辦公室的事務工作，直到教會發現了他的才能。」他後來成為錫安城最成功的傳道人之一，並因此被按立。

羅炳森夫婦移居多倫多的那幾個月，羅炳森師母心裡被一種極大的呼求所充滿，渴望在一種前所未見的方式裡，更偉大地認識耶穌，雖然她已經得著聖靈的浸。她渴望向她的天然己生命死去，讓基督在她裡面活出祂自己的生命。

那時他們所被託付照管的事工已經關閉，羅炳森師母獻身於更多的懇求中。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基督直接垂聽了她的禱告；後來羅炳森師母這樣描述她的經驗：「我感覺 神進來了，而我被逐出。基督住在我裡面，似乎完全不是我在活著。彷彿基督不過是借用我的身體，我發現祂在那裡，我知道『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當這件事發生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時，羅炳森夫婦正住在布魯克夫婦的家，而他們剛好離開一段日子。羅炳森先生寫信給布魯克師母，告訴她他妻子奇妙的屬靈經驗，並請她回家。（那時布魯克長老正在別處主領特別聚會。）

布魯克師母見證說：「當我回到家時，我發現那裡有主偉大的同在， 神以一種新的方式臨到我們家。羅炳森師母進入一種經驗中，是我從未聽見也從未看見過的。其中一種基督彰顯祂自己的同在與大能的方式是，基督藉著她說出智慧的言語，以及預言來。我因主這樣大能的作為而戰兢，又大受感動。因此我自己的心靈也受感動，渴望在更偉大的方式裡認識 神。」

不久，羅炳森夫婦必須去蒙特利爾（Montreal），因為羅炳森先生的父親生病。接下來的幾個月，對他們夫婦以及在多倫多的布魯克夫婦而言，都是艱難的時期。那是試驗的日子，主藉此訓練並教導祂的孩子，為著將來要一起事奉而預備他們，這是他們那時還不知道的。

最後羅炳森夫婦回到多倫多，一九〇九年二月，他們開始在客廳聚會。飢渴的人們聚在這裡，其中有許多是來自以前布魯克夫婦所主持的錫安聚會的會眾。聚會像古老貴格會的樣式，他們只是等候在主面前，讓祂照祂選擇的方式來彰顯祂自己。這些聚會大蒙主賜福，羅炳森師母那樣將人指引到基督面前，以致他們都渴望在更偉大的方式裡親身認識祂，遠超以往的經歷。

這時，主帶領布魯克師母進入長時間的禱告中；藉此，不但她的服事，連她的內在生命，以及與耶穌的交通，都完全改變了。布魯克師母後來寫道：「我尋見了我心所愛、所渴慕的那一位；我能時常住在祂的同在裡，住在祂翅膀的蔭下。」

臨到布魯克師母的改變是一種「從頭到腳、每一方面」的改變。在這期間，主臨到她，如同臨到羅炳森師母和一些其他人一般，「他們從天然走出來，身體與靈魂都進

入屬靈的；整個靈、魂、身體，都服在一種新的、神聖的管治底下。」

布魯克師母後來敘述道：「當我進入這種讓主藉著我做祂自己工作的經驗中時，主指示羅炳森師母開始在客廳聚會，並對外開放。我和布魯克先生，以及別人，跟她一道在聚會中服事。主遇見那些聚集在那裡的人，在我們中間行出許多神聖恩典的神蹟來。人們得了醫治，受聖靈的浸，從各種捆綁中得著釋放。」

一九〇九年七月，主以直接的話要布魯克長老夫婦去錫安城，表面上是要去探望布魯克師母的妹妹與妹婿喬治·密歇爾（George A. Mitchell）夫婦，以及她的兄弟詹姆士·雷格（James Leggett）夫婦，他們正從事合作農莊的生意。但這次探訪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屬靈上服事他們這些親戚的需要。

雷格夫婦是因著布魯克師母得著醫治，而來到錫安城的；他們是最早定居錫安城的人之一。密歇爾先生年輕時在循理會得救，後來加入救世軍，他在那裡成為一名軍官，為主做了許多工作。後來他進入錫安，並擔負一些服事責任。一九〇三年有三千人從錫安城去到紐約，在那裡舉行佈道大會，他曾擔任其總指揮，顯出他的行政能力來。錫安城後來因著陶威博士而導致的失敗，使這兩對夫婦都經歷許多痛苦，於是他們回頭去作農莊生意。密歇爾先生更是放棄了一切重返服事的念頭。

布魯克夫婦的到來，招聚親戚們聚集時，聖靈使用布魯克師母對密歇爾先生說話；「提到他內在生命的事，他知道除了神以外，沒有別人知道這些事。主呼召他去站在祂為他所安排的位置上。這些話掃除了他心靈中的陰霾，為他帶來希望。他在那天徹底改變了！其他人也得著相同的祝福。」

接下來四個月，布魯克長老夫婦在錫安城兩個大的五旬節團體中間服事，這兩個團體那時都還沒有牧師。在他們於十一月回到多倫多之前，主藉著布魯克師母給了一句話，要密歇爾一家與雷格一家，在次年春天搬離農莊，卻沒有指示他們要搬至何處，也沒有提到為了什麼。但是他們都已經信服布魯克師母的信息與職事是絕對正確的，是聖靈親自賜下的，所以他們都開始預備要搬家了。

布魯克夫婦回到多倫多之後一個月，一個星期天早晨主對布魯克師母說話，告訴她祂要一個信心家庭，並且要在當週星期三開放，而她必須在當天晚上聚會中報告這事。照天然來說，那個星期天晚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實在不是報告這麼一個奇想合適的時間；那天很悽冷，溫度一直低於華氏二十九度，到了晚上聚會的時間，甚至下起雪來，那天下了三吋雪。但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而神說成立這個家庭的提案，要在「當天晚上」的聚會中報告。因著氣候惡劣，那天來的人很少，但布魯克師母完全照著主所指示她的去做，將主的計劃告訴那一小群人。她也提到要進行這個奇想，需要七十五美元。

會眾中一位年長弟兄亞歷山大·坎貝爾（Alexander Campbell）問道：「你現在就要嗎？」他是一家很不錯的雜貨店老板。就在那天晚上他剛出門，就有感動回去從保險櫃裡拿了七十五美元，帶在身邊。那時他並不清楚為何要這麼做，但當聚會做那個報告時，他已經預備好，並且拿出這筆奉獻來。就這樣，主用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式，確認了布魯克師母的話。

次日早晨，主超自然地引導布魯克師母，及另一位傳道人伊娃·馬斐兒（Eva MacPhail）小姐，她們來到蘇芮街（Surrey Place）二十三號的房子，主指示她們這就是祂選擇作為信心家庭的地方。中午之前房子已經租下，布魯克一家於星期三搬了進去，還有幾位主所指定的人也搬進去。約一個月後，羅炳森夫婦加入其中，聚會挪到這裡，會眾人數多起來，來參加聚會的人都大蒙賜福。他們蒙 神賜福，是因在那裡惟獨基督被高舉。主自己也豐富地供應信心家庭一切經濟需要。

然後，在一九一〇年二月下旬，主帶領布魯克師母寫了一封信，給在錫安城的雷格夫婦；她告訴他們，主帶領他們回到錫安城，開始一個信心家庭。她在信中接著說：「試試看找到一棟有十個房間的房子……要很合適聚會用……要在街道旁，介於二十七街與二十一街之間，也介於伊莉莎白大道與以諾大道之間。」同時主也指示雷格夫婦，他們將成為這個信心家庭的一員，祂要的是「一個向任何要來住的人開放，而且無論住多久都可以。」他們將按著祂的旨意，得著屬靈的幫助。這就是主要雷格夫婦與密歇爾夫婦搬遷的用意！

他們照主的指示去做，當他們找到合適的地方時，發現那棟房子幾乎座落在主所指示範圍的正中央！密歇爾夫婦在附近另找了房子，雷格夫婦則搬進信心家庭，為即將加入他們的另外七位預備好那個地方。

三月初，布魯克長老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到了，聚會也開始了，就這樣開始了錫安信心家庭！

布魯克師母在她對這件事的記述中，繼續這樣寫道：「信心家庭開放後，人們開始帶著屬靈的需要來，或是來尋求主。數年前發生在錫安城經濟上的失敗，使許多人在生命中經歷靈性的低谷；他們一直想著自己所失去的，並責怪那些領袖，容讓苦毒進入他們的心，在靈性與生活中都經歷極大的痛苦。許多人就是在這樣的光景中來到信心家庭的聚會，聖靈教導這些人將眼目轉離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憂傷，而定睛在主耶穌基督身上。當他們這麼做時， 神纏裹了他們破碎的心靈，使他們恢復了與祂自己的交通。」

信心家庭開放後不久，密歇爾先生領受了強有力的靈浸，從那時起他加入這項事工的服事中，藉著預言的恩賜以及智慧言語的恩賜，傳講 神的道。他原來就是個判斷敏捷、眼光銳利的人，現在主又賦予他分辨的恩賜，以及靠著聖靈治理事的恩賜，如同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二十八節所說。後來聖靈也給了密歇爾太太一些屬靈恩賜，並成為這項事工的傳道人之一。

離信心家庭不到一條街的地方，有一片位於錫安城兩條主要大道交口的空地，是非常合適用作帳棚聚會之處。他們在信心家庭舉行聚會數週之後，主指示他們祂要布魯克夫婦預備一個帳棚，將它搭建在那塊空地上，正在以前陶威博士宏偉的住宅對街。

一九一〇年七月一日當地報紙刊載下列新聞：

「布魯克長老於上星期六（六月二十五日），在很合適的地方搭了一座新帳棚……從那時起長老夫婦每天在那裡主領聚會。這帳棚聚會很吸引人，據我們所知，出席的情況很好，參加的人都很享受那些聚會。」

每天在帳棚舉行三堂聚會，其中一堂是等候聚會。前面所提過的那五、六位傳道人一起同工，都在聖靈的管治中服事，沒有預先擬定的節目，也沒有先安排誰要講道等等。透過那些完全棄絕自己給主，要讓主自己來使用的器皿，那些聚會只單單被聖靈帶領。對那些不熟悉這樣聚會方式的人，最好我們用古代貴格會聚會的型態來描述之；古代貴格會的聚會中，那些起來服事的人，都只有在被聖靈推動時才起來說話。在這些帳棚聚會中，這項法則不只實行在講道方面，也包括聚會的每一部分，像唱一首詩歌或短歌、報告事情，或是任何針對個人的服事。雖然安靜等候主的時間並非這些聚會的主要特色，卻常有這樣的時間；會眾坐在全能者的蔭下，神在那些敬拜者心中顯為大。無論以任何標準來看，保守地來說，這些聚會都是不尋常的；就帳棚聚會來說，也是非常獨特的。

一個星期之後，同一份報紙又報導說：

「加拿大多倫多來的溫瑪莎·羅炳森，過去一週來到城裡，並在布魯克的帳棚裡帶領幾堂聚會……羅炳森師母在錫安城裡有許多朋友，他們都很歡喜再看見她。」（羅炳森先生駐留在多倫多，暫時有一份世俗的工作。）

帳棚聚會持續了幾乎三個月之久，在那些參加聚會的人中，有許多該城富裕的、有教養又很實際的、第一流的男女商人；其中有不少人領受了聖靈的浸，並在各方面得著幫助。在這些聚會中，一個非常突出的運作，乃是知識和智慧的言語；有時神使用這個器皿或那個器皿（他們通常稱這些傳道人為「器皿」），叫一些個人內心的思想或行為被顯明出來。這些聖靈恩賜的彰顯，當然向許多人印證了這些傳道人的職事；所以他們敬拜神，並告訴人神確實臨在這些帳棚的子民中間。

對許多人而言，最無以估量其價值的，就是有關讚美主，以及遵守主的命令，像「要常常喜樂，凡事謝恩」等的教導。當聽眾遵行他們所聽見的教導時，就被帶進偉大的得勝中。原來黑暗之處，現在有了祂同在的陽光；原來絕望灰心之處，如今希望被挑起，使許多人後來回顧這些帳棚聚會時，充滿了極大的感恩。

在參加聚會的人中，有兩位將在未來的信心家庭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華興頓·翟（H. Worthington Judd）夫婦。翟先生是個有教養、具音樂素養與商業才能的人，曾是陶威博士的主要助手與顧問。事實上他是發現錫安城位址的人，又擔任錫安城土地與投資協會的秘書與總經理，他與他的助手掌理錫安城數千住戶及投資者，一切財產相關事宜。錫安城開放之後，他成為公共事務的負責人。他還是錫安城有名的五百人白袍詩班的指揮。

像他這樣深深地投身於該城的宗教、經濟、以及行政事務的人，很自然地也深深地被導致該城與教會崩潰的，靈性與經濟上的失敗悲劇所影響。他因著向著神的忠誠，決心越過這些發生的事，來尋求填滿靈性的空處。帶著這樣的心，他來到帳棚聚會，他飢渴的心靈遂從生命糧與生命活水得著餵養。

很自然地他盼望他的愛妻也能分享他所得祝福，於是他邀請她來參加聚會。起初她拒絕了，因為她不感興趣，而且她尚未重生，對屬靈的事情沒什麼興趣；尤其對那些許多人視為宗教狂熱的表現，就像五旬節聚會一樣，她更沒有興趣。她本身是個能

幹的教師，和成功的商人，數年之久在錫安城與俄克崗（Waukegan）主持一所「翟夫人速記學校」。她的事業以及家庭生活是她一切的一切。

但最後翟先生終於說服她參加了一次帳棚聚會，在那頭一次聚會中，她感受到神的大能，所以願意跟她先生再去參加一個主日的聚會。她繼續不時地參加聚會，但還不是太有興趣，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取悅她先生。然而神的靈正在吸引她到基督面前，幾個月之後她榮耀地重生了。

兩三年後，聖靈呼召翟夫人成為這群傳道人（器皿）之一，在信心家庭服事，於是她放下她的學校。翟先生則繼續他不動產與保險的生意，並成為信心家庭事工的音樂同工，為聚會司琴；藉著他渾厚的男高音獨唱，使聚會顯得更加豐富。他也負責安排許多其他事務。神常使用他的歌聲，將聚會帶進神的旨意，以及祂同在的榮光中。當然這些都是後來的事。

帳棚聚會在九月時關閉，他們找著一個更大的家，來容納藉著帳棚聚會而來的大群會眾。很快就顯明他們需要第二個家庭，來容納日益增多的同工，以及找到門路前來追求主的住客。有一天，布魯克夫婦與密歇爾夫婦在聖靈帶領下，走在城裡的街道上，要尋找主所選擇的房子。在以實各（Eshcol）街與二十九街的街角處，他們感覺要停下來，就站在一棟全城最好的房子面前；然後主對他們中間一位說：「這就是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房子。」幾個月之後，這棟房子開始招租，一九一一年四月他們租下它成為第二個家庭。它的格局很理想，第一層有個大廳供聚會用，後來被稱為「聚會廳」。一九一一年六月，羅炳森夫婦住進這個家；因著他們來到錫安城，多倫多的事工關閉了。那年稍後，由於事工擴展，他們再增加了第三個家庭。

這三個家庭，每一個家在一對夫婦的輔導與監督之下，維持其各自的家庭生活；三個家庭在同一管理之下，後來被稱為「信心家庭」。家庭的事工由所有傳道人，等候主在每一件事上來指引；這是一項「屬靈的運作」，不是由哪一個男女來掌管，乃是主真實作頭。在這方面，信心家庭實在是獨一無二的。

伊利諾州錫安城的信心家庭，其主旨到底何在呢？

這團體年長的傳道人尤金·布魯克長老給的答案如下：

「主盼望有一個地方，祂可憐貧窮的孩子們，能找到一個受到免費接待，又能在一種更深的方式裡找到耶穌，使他們的需要能獲得滿足的地方。傳道人與宣教士從美國各地，以及海外來到此處與我們一同尋求主；他們中間有人只待幾天，有人住了幾個星期，有的甚至待在這裡數月，都按著主的帶領。」

「除此之外，我們還幫助青年男女裝備自己要服事主……我們供應他們一切花費，除了他們個人的需要之外；他們也必須幫助家裡的事務。我們不強拉學生來，我們期待他們在這事上自己得著主的帶領；當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想要來時，我們會仰望主來確認那是否神的帶領。」

「我們強調這項事工的屬靈操練，我們想要裝備的是他們的心而不是頭腦。這不是說我們忽視聖經知識，但我們關切的是要去『行出來』。『你們為何稱呼我主啊，主

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路六：46)『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約十三：17) 所以我們關切的是指引這些人，學習活出聖經。」

「我們的聚會沒有預先排定的節目，乃是照聖靈的帶領(林前十四：26)。一週中除了星期六之外，每天都有聚會。我們的服事觸及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我們也信靠主來幫助那些來參加聚會之人屬靈的需要。」

除了一九一〇年在錫安城的首次聚會，曾印行並散發傳單之外，沒有再印行或散發任何有關信心家庭和其聚會的卡片及公告；二十五年之間也沒有發行任何通訊或工作報告。然而世界各地有千萬平信徒與傳道人，(據估計每年至少有一千名訪客)，找到這個中西部小城裡，沒有任何招牌的地方。這項事工惟一的廣告，就是它所結出的果子；一名訪客去告訴另一個人他在這裡所領受的祝福，並鼓勵他們也去得著同樣的幫助與祝福。其結果就是一群普世性的訪客，有白種人與黑種人，富與貧，受過教育和沒受過教育的，來自各個國家與宗派，但都同有一個目標，要更認識耶穌。

這三個家庭的住戶與訪客，通常都維持在五、六十人左右，雖然有些聚會有一百人或更多人出席，其中包括城裡的居民，他們將這裡當作他們的教會、屬靈的家，還有從附近城市來的訪客。這些人都得著免費的接待，沒有一個訪客或住戶被要求為他們的居留付一分錢。這裡從不收奉獻，只有每個月第一個主日為國內或海外宣教事工收奉獻。那些負責家庭事工的人，當然並沒有財源支持，他們也從不暗示人這項事工經濟上有何需要，當然更不會公開或私下催促任何人來奉獻。

那麼，食物、燃料、燈光、以及三間房子的房租來自何處呢？是那位指引這些領袖開始信心家庭事工的天父所供應的！這些家庭是祂的家庭，而那些住在其中的，乃是照祂旨意去行的祂的孩子。祂知道他們需要什麼，祂也保證要照祂榮耀的豐富供應每一樣需用，而且祂確實這麼做了！當然訪客們常會因著得著幫助，而留下甘心樂意的奉獻；但金錢與供應常來自最沒有預料到的來源。

同樣奇妙的是祂如何管制來訪的人，有許多人沒有預先通知便來了，但除了很少數的例外，每一個來的人都會有住的地方。常常有客人剛空出他們的房間，一小時左右便有不速之客住進去了！

只要講其中一個例子，就足夠說明主是如何奇妙地供應家庭物質上的需要了。這是有關羅卡琳(Kathryn Roth)的見證，她在信心家庭接受服事訓練，然後於一九二五年前往東非肯亞(Kenya)；神在那裡使用她，將福音帶給未曾聽聞福音的部落，後來被人稱為尼安歌利之母(N'yangori Mother)。

「那是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一九年某個星期六下午，三個家庭都連一片麵包也沒有了，沒有錢、沒有麵粉，所以也沒有麵團放在烤箱中，以預備週末的食物。詹姆士·雷格太太(我們年輕人稱她瑪莎阿姨)到我們這裡來，輕聲說：『沒有麵包了，也沒有麵粉來烤麵包了，而且沒有錢，我們必須有信心；神能作。』」

「我們目瞪口呆，彼此對望，現在怎麼辦呢？如果像常有的情況一樣有訪客來，情況將更加困難；而即使沒有訪客，每個家庭都大約有十五到二十個成員。傳道人告訴過我們過往日子裡，許多奇妙的故事；主如何行神蹟，從未叫他們失望。現在我們

也有機會來看看 神將怎麼做。」

「那天下午稍後，一群訪客從芝加哥來，要在信心家庭度過週末，並參加聚會。傳道人們溫馨地歡迎他們，當然完全沒有提到我們的窘境。我不記得我們的晚餐吃了什麼，但我們確實有晚餐吃。在那些日子，錫安城的商店在星期六會開到晚上九點鐘；七點了，然後是七點半、八點、八點一刻，什麼都沒有。在八點半時，詹姆士·雷格（James Leggett）先生（我們稱他詹姆士叔叔）開始走到聚會的房子去，當他走到半途時，看見一個人非常急促地走向他；當他來到詹姆士叔叔面前時，說：『哦，雷格弟兄，我很高興看到你，今天 神一直在對付我。祂讓我知道我應該給你這些錢，但我工作完回家很累，所以決定要等到明天。可是 神不讓我安睡，祂使我知道我必須現在就立刻將錢交給你！我不知道為何 神這樣急急地催迫我。』」

「詹姆士叔叔站在那兒，眼中充滿了淚水，他說：『親愛的弟兄，確實是 神差遣你來。』他謝過那位弟兄之後，唱著感恩的歌，轉身進城。我不知道那位弟兄給他多少錢，但詹姆士叔叔在商店關門前抵達，並帶回麵包及其他用品，足夠三個信心家庭度過週末。一切讚美歸於我們奇妙的 神！」

信心家庭的職事與聚會，到底是怎樣的味道，又結出怎樣的果子，可以從下面兩果·伍里胥（Hugo A. Ulrich，參本書第十章）的見證看出一些端倪。一九一〇年，信心家庭開放之後過了幾個月，他第一次來參加聚會。當聚會進行時，他帶著批評的靈坐在那裡，並且開始有了一些偏見，因為他從未參加過像那樣的聚會。他習慣於參加那種照節目表進行，又有很多活動的聚會。

在聚會進行當中，布魯克師母對她丈夫說：「在那房間裡，主有事要你去做。」她手指向離得較遠的一個房間，正是伍里胥坐著的房間，那裡有許多人。

當布魯克師母說這些話時，伍里胥先生立刻直覺地知道，布魯克長老將要來服事他。伍里胥先生後來說：「我見過布魯克長老（過去幾年在錫安城的聚會中），但他從未見過我。他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的情況。我曾有服事主的呼召，但就天然而言我沒有服事主的才幹；我受教育不多，但我身上有呼召，只是我放棄了這念頭，回到世俗的工作上去。」他那時是芝加哥西部電氣公司的製圖工程師。

布魯克長老來到他面前，那是一位坐在遠遠的角落上，全然陌生的人；但布魯克長老服事他，告訴他，他未走在 神旨意中，因為 神曾呼召他進入全職事奉，所以最好他離開現有的工作，順服 神的呼召。你可以想像伍里胥先生是多麼驚奇！

伍里胥先生知道毫無疑問是 神，從高天藉著布魯克長老在對他說話。從那時起，他努力去進入他的呼召，雖然三年後他才能挪除一切障礙，進入全職事奉中。在那些年裡，他懇切地尋求主，所以主加深了他的經歷，預備他進入祂為他所定的事奉裡。只要能，他就常去參加信心家庭的聚會；在他參加這些聚會之前不久，他領受了聖靈的浸，他見證道：「我們歡呼並歌唱，我們無法停下來；但布魯克長老來了，他教導說這樣歡喜快樂並不夠，還有一些事要學習。就是這樣的教導領我進入服事當中，後來聖靈藉著布魯克長老為我按立。」

一九一三年，伍里胥夫婦搬到密爾瓦基，開始了一項今天以「伯特利神召會」聞

名的事工。神賜福給他們的事奉，帶來靈魂得救，醫治的神蹟，與強有力的靈浸。布魯克長老夫婦以禱告伴隨著他們的事工，也不時地去他們那裡服事，神使用他們堅固那裡的事工。伍里胥牧師說：「他們對我們的聚會有興趣，實在非常鼓舞我們；會眾很喜歡聽布魯克長老講道，並看見他赤裸裸的信心。翟師母 (L.M. Judd) 和溫瑪莎·羅炳森師母也常到我們這裡來服事。」

當布魯克長老於一九五四年以九十八高齡離世時，伍里胥牧師在他的喪禮中見證說：「他給我一段信息，鼓勵我重新踏進事奉中；我很高興他這麼做了。布魯克長老不只是個傳道人，他是個先知。」伍里胥牧師的事工，不過是錫安信心家庭眾多果子之一，信心家庭乃是神所栽種的葡萄樹！